## 普朗克散射和铁硫族超导体 $\operatorname{FeTe}_{1-x}$ Se 中的平行传导通道 $_x$

Ralph Romero III<sup>\*</sup> and N. P. Armitage<sup>†</sup>

William H. Miller III Department of Physics and Astronomy,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, Baltimore, Maryland 21218, USA

Hee Taek Yi and Seongshik Oh

Department of Physics and Astronomy, Rutgers: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Jersey, Piscataway, NJ, 08854, USA (10Dated: 2025 年 5 月 4 日)

铜酸盐超导体电阻率随温度线性变化的显著特性,在某些样品中从 $T_c$ 延伸到熔点,仍然无法解释。 虽然看似简单,但这种温度依赖性与传统的金属理论不相容,该理论规定如果电子-电子散射占主导地位,则散射率  $1/\tau$  应该是温度的二次函数。理解这一温度 依赖性的起源及其与超导性的联系可能会提供解开高 温超导之谜的关键。通过时间域太赫兹光谱(TDTS) 技术,我们阐明了两个 FeTe<sub>1-x</sub>Se<sub>x</sub>(FTS)样品在低 温下的导电行为,其中一个样品含有几乎等量的硒和 碲,被认为是拓扑超导体,另一个样品则更过掺杂。通 过直流电阻率的约束,我们发现有两个并联添加的导 电通道,一个频率宽泛且温度依赖性弱,另一个散射 率与普朗克极限速率 ~ kT/h相当。通过对谱权重的 分析,我们展示了超导凝聚态主要来自经历这种普朗 克散射的通道。

铁碲化物超导系列 FeTe<sub>1-x</sub>Se<sub>x</sub>(FTS) 提供了一个 强大的平台,用于在靠近其他有序态的条件下探索强 关联超导性 [1, 2]。端成员 FeTe 不具备超导性,并且 在大约 70K 时发生从四方相到单斜相的结构转变并伴 随反铁磁 (AFM)转变 [3, 4]。另一个端成员 FeSe 在 90K 时经历从四方相到正交相的结构转变进入一个织 构相,并在 9K 时超导 [5]。在一个"最佳"掺杂下,即 接近相等的 Se/Te 比例 (x = 0.45),  $T_c$  升至 14.5 K,上 临界场达到 50T [2]。随着这一最大值  $T_c$  的出现,最佳 掺杂的样品积累了大量证据 [6–12],表明 FTS 属于一 类拓扑超导体,能够承载马约拉纳零模 (MZMs),这 被认为是拓扑量子计算的平台 [13]。

铁基超导体的物理现象让人联想到铜酸盐超导 体,即超导穹顶的峰值跨越量子临界点(QCP)~[14]。 虽然这很有趣,但也不足为奇,因为在基于铁的超导体 和其他元素族化合物中, FeTe和FeSe具有最高的相对 质量增强效应~[15],表明关联在它们的行为中扮演了 重要角色。回顾起来,这些相关母化合物的结合产生非 常规超导性并不令人惊讶, 但为什么最佳 (x = 0.45)掺杂会导致转变温度升高,并最终形成如此独特的超 导状态呢?在铜酸盐中,通常认为T<sub>c</sub>在与零温相变一 致的掺杂度下达到最大。有人推测,接近这个量子临 界点可能会导致强烈的量子涨落,这些涨落在费米液 体图景中的表现是电阻率或等同于电荷散射速率遵循 普朗克率 ~ kT/h [16] (并且单粒子自能与频率呈线 性关系)。然而,这样的场景也带来了挑战。在 FTS 中,最初推测临界涨落源自与FeTe转变相关的反铁磁 量子临界点~[17]。然而,最近的研究表明,FTS的最 佳掺杂发生在与 [14] 相关的量子临界点附近,并且理 论上一个干净的斜方量子临界点预计会产生一个虚部 自能,该自能类似于  $\omega^{2/3}$  [18]。

一种时间分辨技术如 TDTS 允许实验者同时测量 传输电场的幅度和相位。这使得可以测量太赫兹范围 内的复电导的两个部分, $\sigma_1(\nu)$ 和 $\sigma_2(\nu)$ ,而无需使用 克雷默斯-克罗尼格关系。在 0.5毫米厚的 CaF<sub>2</sub>基底 上通过分子束外延生长的两层 100 纳米 FeTe<sub>1-x</sub>Se<sub>x</sub> 薄 膜,x = 0.45和 0.35,并用 100 纳米硒覆盖。两个样品 的转变温度分别为 13.2和 11.8 K,通过直流电阻率测 量得出(扩展数据图 1)。图 1显示了两个样品的 $\sigma_1(\nu)$ (顶部)和 $\sigma_2(\nu)$ (底部)。左侧展示了最佳掺杂样品的 复电导,而右侧对应于x = 0.35样品。两个样品都表现 出相同定性的行为。在高温下, $T \gg T_c,\sigma_1(\nu)$ 是宽广且 没有特征的,而 $\sigma_2(\nu)$ 则很小,并随着频率缓慢增加。 这是散射率大于测量窗口(即 $\Gamma \gg 3$  THz)的金属典型

<sup>\*</sup> rromero@jhu.edu

<sup>&</sup>lt;sup>†</sup> npa@jhu.edu



图 1. **太赫兹电导率的 Se=0.45 和 0.35 样品**。从室温下降到 1.4K 时, *x* = 0.45 样品 a)、b) 和 *x* = 0.35 样品 c)、d) 在 0.2 至 3THz 范围内测量的太赫兹电导率的实部和虚部。

行为。随着温度降低, $\sigma_1(\nu)$ 开始增加并获得负斜率, 类似于 Drude 峰。一旦超导转变温度被跨越, $\sigma_1(\nu)$ 减 小而  $\sigma_2(\nu)$ 开始显示出  $1/\nu$  依赖性,这对应着随着谱权 移动到我们的测量范围以下并进入位于  $\nu = 0$ 的狄拉 克函数,超导性的开始。在常规情况下,人们会期望间 隙能量以下的大部分谱权重,  $2\Delta = 3.5kT_c \approx 1$ THz, 凝聚到  $\nu = 0$ ,就像在无序的 NbN 薄膜中看到的一 样 [19]。然而,在当前的情况下,即使是在最低温度 T = 1.4 K,间隙内仍然有大量的谱权重。

在高温下,光谱看起来像一个简单的德鲁德振荡器,散射率约为几太赫兹,在低温下变成超导体。然而,随着温度的降低,可以看出存在更多的结构。我们可以从包含德鲁德项、频率常数项以及超导贡献(包括晶格极化率中的 $\epsilon_{\infty}$ 项) $\tilde{\sigma}(\nu) = S/(\Gamma - i\nu) + \sigma_0 + \frac{\pi}{2}S_{\delta}\delta(\nu = 0) + iS_{\delta}/\nu - i\epsilon_0(\epsilon_{\infty} - 1)\nu$ 的模型角度来理解这些光 谱。这里 S 是正常状态载流子的谱权重,  $\Gamma$  是正常电子型载流子的散射率, $\sigma_0$  是与温度相关的剩余电导率, $S_{\delta}$  是在 $\nu = 0$  处超流密度的谱权重, 而  $\epsilon_{\infty}$  参数化了 晶格极化率的贡献。与之前的光学电导率结果 [17] 一 致,我们在拟合中设定了  $\epsilon_{\infty} = 4$ 。在高温下,图 2a)和 b),数据很好地符合单个德鲁德振荡器模型,这表明带 间散射占主导地位,可能模糊了通常与 FTS 相关的多 带图像。随着温度下降,在图 2c)和 d)中可以看出, 单一德鲁德模型开始失效,并且必须包含一个常数偏 移项  $\sigma_0$ 。这个偏移可以被视为另一个德鲁德贡献,但 其散射率远大于我们的光谱范围。在这些中等温度下, 带内散射变得占主导地位并且多个贡献可以被分辨出 来。当我们接近  $T_c$ 时,图 2e)和 f),在略高于转变温 度的情况下必须考虑  $1/\nu$ 项,这表明有超导涨落。最 后,当达到最低温度时,单个 Drude 峰继续变窄,最 终移出我们的光谱范围,使我们获得的光谱主要由超 流体项的虚部和  $\sigma_0$  对实部的贡献所主导。扩展数据图 2 显示了对 x = 0.35数据的类似拟合。

图 3 显示了两种样品在中间温度下的拟合参数结果,此时 Drude 项和  $\sigma_0$  项都具有显著性。在顶层行中我 们展示了散射率  $\Gamma$  以及直流电阻率  $\rho$  对于 x = 0.45a)



图 2. 在各种温度下对 Se=0.45 样品的太赫兹电导率拟合。a), b) 在一个单一的德鲁德项就足够的温度(38 K)下,  $\sigma_1,\sigma_2$ 。c), d) 在必须包含常数偏移量  $\sigma_0$  的温度(26 K)下,除了德鲁德项。e), f) 高于  $T_c$ (16 K)的温度,在此温度下必须使用两流体模型。g), h) 电导率主要对凝结物敏感的最低温度  $\nu = 0$ 。

和 x = 0.35c)样品的情况。Γ 从 50K 绘制直到德鲁德峰 变得如此狭窄以至于我们无法测量它 (Γ < 0.2THz)。 值得注意的是,在Γ中温度有明显的线性依赖关系。这 些速率拟合到  $\Gamma_0 + \alpha kT/h$ ,从 20K 到 40K,并外推至 T=0K (拟合参数显示在其各自的图表上)。两个样品 分别显示了与温度线性相关的缩放,对于 x = 0.45 样 品为  $\alpha = 3.02$  和  $\Gamma_0 = 10$ GHz,而对于 x = 0.45 样 则为  $\alpha = 2.42$  和  $\Gamma_0 < 10$ GHz。S 并且  $\sigma_0$  的直流值显 示在图 3 的底部一行。对于 x = 0.45 样品,当温度通过  $T_c$  似乎趋向于零时,S 显著减小,而  $\sigma_0$  在过渡过程中 几乎没有温度依赖性。Sx = 0.35 样本显示出定性上类 似的行为,但规模较小,偏移量具有弱的温度依赖性。

这种对太赫兹电导率的分析揭示了一个隐藏了普 朗克耗散成分的传导通道,这个成分被隐藏在 FTS 中 明显的非线性电阻率中。考虑到这一点,可以注意到直 流电导率  $\sigma_{DC} = 1/\rho$  的定性温度依赖性可以通过将  $\sigma_0$ 加到一个类似  $S/\Gamma$  的  $\sigma_{Drude}(\nu \to 0)$  中来恢复(扩展 数据图 3)。尽管这种关系可能看起来显而易见,但它 对基础电子传导有着深远的影响。马蒂森规则提供了 这样一个预期:对于简单、单带金属,不同的散射通道 线性相加,例如  $\Gamma_{Total} = \Gamma_{Intrinsic} + \Gamma_{Impurity} +$ 等等。 不同散射机制的净效应可以通过将串联的不同电阻的 方式理解,即电阻值被累加。然而,我们的数据与这一 图景不兼容。我们观察到的不是电阻通道的线性组合, 而是传导通道的线性组合。从我们的拟合中我们知道  $\Gamma$ 与 T 成线性比例,因此  $\sigma_{DC} = \sigma_0 + S/\Gamma = \sigma_0 + \frac{S}{\alpha kT/h}$ 可以取为 a + b/T。这给出了一个直流电阻率,其变化 遵循  $\rho_{DC} = \frac{1}{a+b/T}$ 。使用这个非常简单的函数进行的 拟合 (扩展数据图 1)很好地匹配了从 200K 到 25K 的 数据,在这个温度范围内超导波动开始出现。

这种并行导电通道的观点有其先例 [20-22]。这里 这个想法为我们光谱中的两个不同导电通道提供了解 释,一个较慢的弛豫通道,其散射率在我们的测量频 率窗口内,并具有普朗克温度依赖性,另一个快速弛 豫通道,其散射率远大于我们的光谱窗口。从图 3b) 和 d),可以看出两个通道受超导转变的影响不同。快 速通道对相变似乎没有或几乎没有什么反应,而慢速 通道的光谱权重被抑制了。从图 2,可以注意到低频光 谱权重被抑制了。超导性由一个其光谱权重等于有限 频率电导率中失去的光谱权重的 δ(ν = 0) 来表征。在 一个脏限 BCS s 波超导体的情况下,这个光谱权重来 自间隙以下的状态。正如我们在下面定量展示的那样,



图 3. **拟合参数以及直流电阻率**。左侧列对应于 x = 0.45 样本,而右侧对应于 x = 0.35 样本。a) 和 c) 展示了散射率  $\Gamma$ ,垂直虚线 表示  $T_c$ ,水平虚线表示我们光谱范围的边缘。可以观察到温度上的线性比例关系,斜率约为 3kT/h。b) 和 d) 展示了 Drude 项的 谱权重, S,(左侧轴)和常数偏移量, $\sigma_0$ ,(右侧轴)。

这种光谱权重主要来自于表现出非费米液体普朗克行为的通道。

FTS 中配对机制的性质仍然是一个开放性问题。 从视觉上看,我们的光谱让人联想到其他"非常规" 超导体如 LCCO [23]、LSCO [24] 和 Sr<sub>2</sub>RuO<sub>4</sub> [25] 的 光谱。我们可以从两流体模型拟合中量化超流密度 S<sub>δ</sub> 随 T 的变化,如图 4b)和 d)中的紫色 x 所示。另一 种确定 S<sub>δ</sub> 的方法是通过预期的低频函数形式来确定  $\sigma_2(\nu) \propto (S/\Gamma^2)\nu + S_{\delta}/\nu$ 。通过用二次型拟合  $\sigma_2\nu$ , 然后外推到  $\nu = 0$ ,我们可以得到 S<sub>δ</sub> [23]。这些拟合结 果如图 4 的第一行所示。在最低温度下,二次型表现 良好,因为超导态主导了我们的光谱。对于接近 T<sub>c</sub> 的 温度,这种形式预期不太有效时,抛物线形状在图 4a) 和 c)中拟合得不是很好。这些拟合的超流密度随温度 的变化如图 4b)和 d)所示的黑点。

为了准确捕捉接近相变温度的超流密度,我们求助于 Ferrel-Glover-Tinkham (FGT)光学和规则 [26,

27],其为  $S_{\delta} = S_N - S_U$ ,其中  $S_U$ 是超导态中未凝 结载流子的谱权, $S_N$ 是正常态在  $T_{c0} + 2K$  处的谱权。 FGT 总和规则允许计算  $S_{\delta}$  作为正常状态电导率  $S_N$ 和某低于  $T_c$  温度下的电导率  $S_U = \frac{\pi}{2} \int_0^\infty \sigma_1(\nu) d\nu$  之间 的面积差。根据 FGT 总和规则计算的  $S_{\delta}$  在图 4b)和 d)中以金色菱形表示。

当温度高于  $T_c$ 时,两个样品中的  $S_\delta$ 仍然非零,这 表明凝聚物存在空间或时间上的波动。当然,在超导 态之外,德尔塔函数丢失了,因此当前的观测结果与 一种"几乎"凝结的光谱权重一致,这种光谱权重在正 常状态下接近  $T_c$ 时具有狭窄但有限的宽度。对于图 4b 所示的最佳掺杂样品,在  $S_\delta$ 变得有限之后,它单调上 升直到大约 7K 时饱和。x = 0.35样品(图 4d)显示 出类似的行为,尽管幅度较小。值得注意的是,最终在 零温度下,x = 0.35的谱权重相对于具有相似转变温 度的最优掺杂样品显著减少。

超流密度的温度依赖性乍一看从"非常规"超导



图 4. **超流密度,三种方法**。使用三种方法测量的两个样本的超流密度。左列对应最佳掺杂样品,而右列则对应 x = 0.35 样品。a) 和 c) 展示了从  $\sigma_2 \nu$  到  $\nu = 0$  的拟合然后外推。在温度约为  $T_c$  时,二次形式是不正确的。b) 和 d) 展示了三种方法的比较。紫色的 x 表示  $S_\delta$ 。金菊黄色的菱形显示了单带求和规则中的预期值。黑色圆圈是 a) 和 c) 的结果。垂直虚线表示  $T_c$ ,而水平虚线表示 Drude 峰的光谱权重 S,在超导涨落开始以上 2K 时的情况。

性的角度来看相当普通。我们将脏 s 波超导体 [28] 的 一般形式叠加作为视觉参考。然而,为了获得合理的 拟合, x = 0.45 样品的拟合参数  $T_{c0}$  需要为 18K,而 对于 x = 0.45, $T_{c0} =$ ,则为 16K。这可以解释为低温间 隙大于 BCS 尺度( $\frac{2 \Delta BCS}{kT_c} = 3.53$ ),或者温度依赖性与 BCS 有显著差异(特别是在  $T_c$  附近)。对于强烈波动 的超导体,这可能是预期的结果。

在图 4b) 和 d) 中, Drude 峰在  $T_{c0} + 2K$  处的谱 权被绘制为水平虚线。对于这两个样品,我们发现低 温下的  $S_{\delta}$  值刚好超过这个谱权值。这表明经历普朗克 散射的载流子是凝聚态的主要参与者。不相干背景中 的谱权重,给出  $\sigma_0$ ,并不会对超导性做出贡献。

 $\sigma_0$ 的起源及其作为低温带间谱权重的意义很有趣。它与 Ref. [29]中在铁弹性波动介导的超导性 (NFMS)背景下计算出的光学电导率定性一致,在这种情况下,冷点附近的低能激发提供了低温下的带内

状态。带内状态的存在也在其他具有各向异性序参数 的超导体中被观察到 [23, 24], 尽管它们以不同的形 式出现。正如 [29] 所预测的,对于掺杂 FeSe 中的 NFMS 和杂质散射而言,超流密度的温度依赖性类似 于脏 BCS 超导体的情况,在  $T \rightarrow 0$  极限下,  $S_{\delta}$  的 值为正常态谱权重的一半或更低,并且随着杂质散射 的增加而减少  $(S_{\delta}/S_N \leq 0.5)$ 。我们可以将此预测与  $S_N$  在  $T_{c0} + 2K$  处的  $\sigma_1$  下的面积进行比较,并且  $S_\delta$ 是三种方法在 1.4K 时的平均值。对于最佳掺杂样品  $S_{\delta}/S_N = 0.53$ 和 x = 0.35样品  $S_{\delta}/S_N = 0.30$ 。这两个 数值都与存在杂质时 NFMS 的预测相符。我们还想指 出,超流密度似乎比s波 BCS 预测下降得更快。这与 NFMS理论的预测 [29] 一致。然而我们建议,为了清楚 地观察其温度依赖性,使用如横向场 μSR 这样的低频 探测器进行超流密度测量是必要的,就像在  $FeSe_{1-x}S_x$ 中所做的那样 [30]。

总之,通过对FTS薄层进行时域太赫兹光谱分析, 我们观察到两个不同的导电通道。一个在最低温度下 仍保持有限电导率的通道具有大于我们光谱范围的弛 豫率。我们也观察到了一种慢通道,它表现出非费米 液体样的行为,显示出与普朗克形式  $\sim 3kT/h$ 成线性 关系的温度散射率。这种类似 NFL 的行为已在相关材 料中被观测到,如 FeSe [31, 32]和 FeSe<sub>1-x</sub>S<sub>x</sub> [33]。这 与低温下残余导电性的存在可能与接近一种非公度量 子临界点有关,该临界点出现在近最佳掺杂附近。我 们的观察结果与基于这种情景的近期理论预测非常相 似 [29]。最引人注目的是,我们发现在低温下凝聚物的 谱权重与正常状态下普朗克耗散通道中的谱权重相匹 配。这表明导致异常正常状态散射的相关性可能与引 起超导性的相关性有关。我们希望我们的工作能激发 对 FeTe<sub>1-x</sub>Se<sub>x</sub> 正常状态的进一步研究。

## I. 方法:

本研究中使用的 FTS 薄膜是在尺寸为 10 × 10 × 0.5 毫米的 <sup>3</sup>CaF<sub>2</sub>(100) 基底上,通过使用具有约 10<sup>-10</sup> 托基本压力的自制 MBE 系统 (SVTA) 制备的。CaF<sub>2</sub> 基底在 300°C 生长 FTS 薄膜之前,在 400°C 下进行了 15 分钟的原位清洗。使用 Knudsen 扩散池热蒸发高纯 度 Fe、Te 和 Se 源来生长薄膜。所有源通量均通过石 英晶体微天平进行原位校准,并通过卢瑟福背散射光

- Hsu, F.-C. et al. Superconductivity in the PbO-type structure α-FeSe.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5, 14262-14264 (2008). URL https://www.pnas.org/doi/abs/10.1073/pnas.0807325105. https://www.pnas.org/doi/pdf/10.1073/pnas.0807325105.
- [2] Her, J. L. et al. Anisotropy in the upper critical field of FeSe and FeSe<sub>0.33</sub>Te<sub>0.67</sub> single crystals. Superconduct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8, 045013 (2015). URL https: //dx.doi.org/10.1088/0953-2048/28/4/045013. Publisher: IOP Publishing.
- [3] Li, S. et al. First-order magnetic and structural phase transitions in Fe<sub>1+y</sub>Se<sub>x</sub>Te<sub>1-x</sub>. Phys. Rev. B 79, 054503 (2009). URL https://link.aps.org/doi/10. 1103/PhysRevB.79.054503.

谱法进行外置校准。在薄膜顶部室温下沉积了 Se 封端 层。时间域太赫兹光谱是在自制的光谱仪上进行的,该 光谱仪利用与光纤耦合的 Toptica TeraFlash Pro 发射 器和检测器。样品放置在一个能够通过填充液氮并适 当抽真空达到 1.4K 的开放流动液氦低温恒温器中。通 过测量样品透射的电场, $\tilde{E}_{Samp}(t)$ ,以及裸衬底参考 物, $\tilde{E}_{Ref}(t)$ ,并取它们的傅里叶变换,可以应用菲涅 尔方程然后利用薄膜近似直接计算复电导率  $\tilde{\sigma}(\omega)$  通 过关系式,

$$\tilde{\sigma}(\omega) = \frac{n+1}{dZ_0} \left( \frac{\exp(i\frac{\omega}{c}\Delta L(n-1))}{\tilde{T}(\omega)} - 1 \right), \quad (1)$$

其中  $\tilde{T}(\omega) = \frac{\tilde{E}_{Samp}(\omega)}{\tilde{E}_{Ref}(\omega)}$ , *n* 是衬底的折射率, *Z*<sub>0</sub> 是自由 空间的阻抗, *d* 是薄膜的厚度,  $\Delta L$  是样品生长的衬底 与用作参考的衬底之间的厚度差。

## II. 致谢:

这项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罗格斯大学的工作得 到了 ARO MURI 项目"拓扑薄膜和器件中轴子电动 力学的实现"W911NF2020166的支持。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进行仪器开发,使这些测量成为可能,该开发得 到了 Gordon 和 Betty Moore 基金会 EPiQS 计划资 助 GBMF-9454 的支持。我们感谢 A. Chubukov 和 P. Coleman 的鼓励性讨论。

- [4] Bao, W. et al. Tunable (δπ, δπ)-type antiferromagnetic order in α-Fe(Te,Se) superconductors. Phys. Rev. Lett. 102, 247001 (2009). URL https://link.aps.org/doi/ 10.1103/PhysRevLett.102.247001.
- [5] Kreisel, A., Hirschfeld, P. J. & Andersen, B. M. On the remarkable superconductivity of FeSe and its close cousins. Symmetry 12 (2020). URL https://www.mdpi. com/2073-8994/12/9/1402.
- [6] Yin, J.-X. et al. Observation of a robust zero-energy bound state in iron-based superconductor Fe(Te,Se). Nature Physics 11, 543-546 (2015). URL https://www. nature.com/articles/nphys3371. Publisher: Nature Publishing Group.
- [7] Zhang, P. *et al.* Observation of topological superconductivity on the surface of an iron-based superconduc-

tor. Science **360**, 182–186 (2018). URL https://www. science.org/doi/10.1126/science.aan4596. Publisher: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.

- [8] Wang, D. et al. Evidence for Majorana bound states in an iron-based superconductor. Science 362, 333-335 (2018). URL https://www.science.org/doi/10.1126/ science.aao1797. Publisher: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.
- [9] Machida, T. et al. Zero-energy vortex bound state in the superconducting topological surface state of Fe(Se,Te). Nature Materials 18, 811-815 (2019). URL https://www.nature.com/articles/s41563-019-0397-1. Publisher: Nature Publishing Group.
- [10] Zaki, N., Gu, G., Tsvelik, A., Wu, C. & Johnson, P. D. Time-reversal symmetry breaking in the Fe-chalcogenide superconductors. *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* of Sciences 118, e2007241118 (2021). URL https: //www.pnas.org/doi/abs/10.1073/pnas.2007241118. https://www.pnas.org/doi/pdf/10.1073/pnas.2007241118.
- [11] Farhang, C. et al. Revealing the Origin of Time-Reversal Symmetry Breaking in Fe-Chalcogenide Super-conductor FeTe<sub>1-x</sub>Se<sub>x</sub>. Phys. Rev. Lett. 130, 046702 (2023). URL https://link.aps.org/doi/10.1103/PhysRevLett.130.046702.
- [12] Roppongi, M. et al. Topology meets time-reversal symmetry breaking in FeSe<sub>1-x</sub>Te<sub>x</sub> superconductor (2025). URL https://arxiv.org/abs/2501.02818. 2501.02818.
- [13] Sato, M. & Ando, Y. Topological superconductors: a review. *Reports on Progress in Physics* 80, 076501 (2017). URL https://dx.doi.org/10.1088/1361-6633/aa6ac7. Publisher: IOP Publishing.
- [14] Mukasa, K. et al. Enhanced superconducting pairing strength near a pure nematic quantum critical point. Physical Review X 13, 011032 (2023). URL https://link.aps.org/doi/10.1103/PhysRevX. 13.011032. Publisher: American Physical Society.
- [15] Yin, Z. P., Haule, K. & Kotliar, G. Kinetic frustration and the nature of the magnetic and paramagnetic states in iron pnictides and iron chalcogenides. *Nature Materials* 10, 932–935 (2011). URL https://www.nature. com/articles/nmat3120. Publisher: Nature Publishing Group.
- [16] Legros, A. et al. Universal T-linear resistivity and Planckian dissipation in overdoped cuprates. Nature Physics 15, 142–147 (2019). URL https://doi.org/10. 1038/s41567-018-0334-2.

- [17] Homes, C. C. et al. Optical properties of the iron-chalcogenide superconductor FeTe<sub>0.55</sub>Se<sub>0.45</sub>. Journal of Physics and Chemistry of Solids 72, 505-510 (2011). URL https://www.sciencedirect. com/science/article/pii/S0022369710003185.
- [18] Guo, H., Patel, A. A., Esterlis, I. & Sachdev, S. Large-n theory of critical fermi surfaces. ii. conductivity. *Physical Review B* 106, 115151 (2022).
- [19] Cheng, B. et al. Anomalous gap-edge dissipation in disordered superconductors on the brink of localization. Phys. Rev. B 93, 180511 (2016). URL https://link.aps.org/ doi/10.1103/PhysRevB.93.180511.
- [20] Cooper, R. A. et al. Anomalous criticality in the electrical resistivity of La<sub>2-x</sub>Sr<sub>x</sub>CuO<sub>4</sub>. Science 323, 603-607 (2009). URL https://www.science.org/doi/abs/10.1126/science.1165015. https://www.science.org/doi/pdf/10.1126/science.1165015.
- [21] van Heumen, E. et al. Strange metal electrodynamics across the phase diagram of Bi<sub>2-x</sub>Pb<sub>x</sub>Sr<sub>2-y</sub>La<sub>y</sub>CuO<sub>6+δ</sub> cuprates. Phys. Rev. B 106, 054515 (2022). URL https: //link.aps.org/doi/10.1103/PhysRevB.106.054515.
- [22] Clayhold, J. A. et al. Constraints on models of electrical transport in optimally doped La<sub>2-x</sub>Sr<sub>x</sub>CuO<sub>4</sub> from measurements of radiation-induced defect resistance. Journal of Superconductivity and Novel Magnetism 23, 339–342 (2010). URL https://doi.org/10. 1007/s10948-009-0580-8.
- [23] Tagay, Z. et al. BCS d-wave behavior in the terahertz electrodynamic response of electron-doped cuprate superconductors. Phys. Rev. B 104, 064501 (2021). URL https://link.aps.org/doi/10.1103/ PhysRevB.104.064501.
- [24] Mahmood, F., He, X., Bozovic, I. & Armitage, N. P. Locating the missing superconducting electrons in the overdoped cuprates La<sub>2-x</sub>Sr<sub>x</sub>CuO<sub>4</sub>. *Phys. Rev. Lett.* 122, 027003 (2019). URL https://link.aps.org/doi/10.1103/PhysRevLett.122.027003.
- [25] Wang, Y. et al. Separated transport relaxation scales and interband scattering in thin films of SrRuO<sub>3</sub>, CaRuO<sub>3</sub>, and Sr<sub>2</sub>RuO<sub>4</sub>. Phys. Rev. B 103, 205109 (2021). URL https://link.aps.org/doi/10.1103/ PhysRevB.103.205109.
- [26] Tinkham, M. & Ferrell, R. A. Determination of the superconducting skin depth from the energy gap and sum rule. *Phys. Rev. Lett.* 2, 331–333 (1959). URL https: //link.aps.org/doi/10.1103/PhysRevLett.2.331.

- [27] Ferrell, R. A. & Glover, R. E. Conductivity of Superconducting Films: A Sum Rule. *Phys. Rev.* 109, 1398-1399 (1958). URL https://link.aps.org/doi/ 10.1103/PhysRev.109.1398.
- [28] Tinkham, M. Introduction to Superconductivity (Dover Publications, 2004), 2 edn.
- [29] Islam, K. R. & Chubukov, A. Unconventional superconductivity mediated by nematic fluctuations in a multiorbital system – application to doped FeSe (2024). URL https://arxiv.org/abs/2412.07008. 2412.07008.
- [30] Matsuura, K. et al. Two superconducting states with broken time-reversal symmetry in FeSe<sub>1-x</sub>S<sub>x</sub>.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20, e2208276120 (2023). URL https://www.pnas.org/doi/abs/10.1073/pnas.2208276120. https://www.pnas.org/doi/pdf/10.1073/pnas.2208276120.
- [31] Kasahara, S. *et al.* Giant superconducting fluctuations in the compensated semimetal FeSe at the BCS

BEC crossover. Nature Communications 7, 12843
(2016). URL https://www.nature.com/articles/
ncomms12843. Publisher: Nature Publishing Group.

- [32] Jiang, X. et al. Interplay between superconductivity and the strange-metal state in FeSe. Nature Physics 19, 365–371 (2023). URL https://www.nature.com/ articles/s41567-022-01894-4. Publisher: Nature Publishing Group.
- [33] Huang, W. K. et al. Non-Fermi liquid transport in the vicinity of the nematic quantum critical point of superconducting FeSe<sub>1-x</sub>S<sub>x</sub>. Physical Review Research 2, 033367 (2020). URL https://link.aps.org/doi/10. 1103/PhysRevResearch.2.033367. Publisher: American Physical Society.



Extended Data figure 1. **直流电阻率从传输特性得出**  $\rho_{DC}$  两个样本的数据都符合主文中推导出的函数形式。顶层展示了完整的 温度范围,而底层则放大到了 50K。a), b) 对应的是 x = 0.45 样本, c), d) 则是 x = 0.35 样本。



Extended Data figure 2. **拟合 Se=0.35 样品的太赫兹电导率**。图 2 来自正文的 x = 0.35 样本



Extended Data figure 3. 并行传导通道的提示。实验动机是为了推导出适合直流数据的函数形式。a) 对应于 x = 0.45 样品, b) 对 应于 x = 0.35 样品。